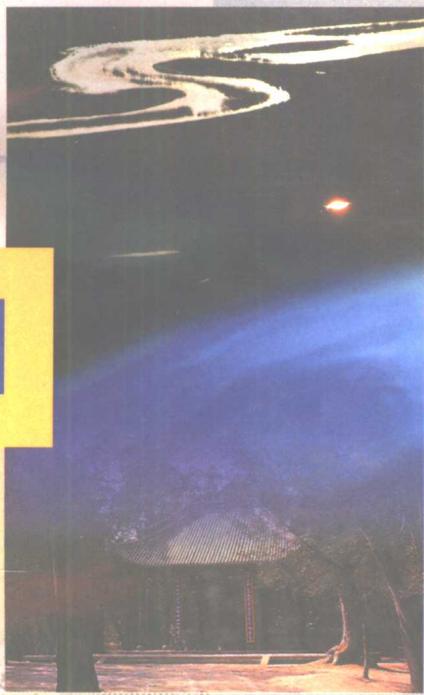


中国神话传说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叶名 著
孙长江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中国神话传说

叶名 著
孙长江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神话传说

叶名 著 孙长江 审定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圣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插页 2 张 110,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1-1359-9/G·467

定价：8.10 元（软精）

2.95 元（平）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导论	1
第一章 神话→传说→故事	13
第二章 神话的四种梦境	29
一、天梯	29
二、帝之下都	32
三、归墟	35
四、黄泉路	38
第三章 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	45
一、自然发生论	46
二、自然的惩罚	48
三、事故致水	49
四、天神惩罚	49
五、自然力量的斗争	50
六、复合式	51
第四章 击落日月的神话传说	57
一、原始态的射日	60
二、用竹竿打落日、月	60
三、神巨人逐射天敌	61

138002

四、出尔反尔的试验.....	62
五、真假太阳与神族之战.....	62
第五章 万物起源的神话传说.....	65
第六章 语言与仪典的科学.....	89
一、仪式.....	89
二、信仰.....	92
三、非仪典化.....	94
四、神话的“科学性”.....	98
第七章 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	101
一、氏族传统的根	101
二、万物有灵的观念	103
三、石器时代的写照	106
四、生存处境的折射	107
五、劳动与技术	109
六、婚姻与风情	111
七、原始宗教中的神话	115
八、神话与巫术	118
第八章 神话传说的文化象征	123
一、原始的女神	124
二、巫术的女神	127
三、人祖的女神	131
后记	李生泉 155

导 论

神话是一种综合的观念体系，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艺术的、非艺术的、含有艺术成分的。各种直观的艺术表现手段，都可再现神话的思维。如以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来表现神话意识中飞腾自如的翩翩奇想。但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融汇各种形式而且特别有代表性的，恰恰是语言的叙事，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以语言（记录为文字）为主要手段传递思想信息的时期。

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古老的文化遗存，多取非语言的形式，如岩画、雕刻等等。其中，有些可以用神话、传说印证，有些则迄今尚未能解其含义。而这些遗存的发生时代，正相当于语言发展的原始阶段。因此，非语言的表达形式，也对神话叙事的研究大有参考价值。

在语言艺术开始发展的阶段，神话主要通过语言的陈述和歌咏的韵律来表达，造型艺术转而为辅；在文字形成的阶段，它被记录、改造、发挥甚至被哲理化。

神话是原始的信仰、道德、哲学及法术、科学、艺术诸观念系统的凝聚体。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

试以原始宗教仪式为例。经许多学者实地进行的民族学、民俗学调查证明，原始宗教仪式，是一个演唱、讲述神话和保存、传播神话的重要场所。它与神话的情境和色调，极为融洽、协调。原始人并不旁观仪式来赏心悦目或有意识地“教育人民”，而是通过参与仪式而和超自然的力量“互利”：人祭祀神，神赐福于人。

在我国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家。而原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是神话世界观孕育的。原始天文学（如历法与星相之学），和原始“未来学”（如卜筮学），作为当时人类精神形态的真实写照，都与神话发生万千联系。著名的中国医学，先是与巫术后来又与哲学（阴阳五行论）浑然一体。凡此种种，在早期依赖语言，后来又凭藉文学予以传承、记录。古代的所有学问和叙事艺术，都与神话难解难分，有时甚至是从神话叙事中派生出来的。反过来，人类智慧在这些精神领域的发展，又会反馈到神话中去，推动神话本身形成，影响神话的流传与演变。

神话，这种受到特殊综合的原始叙事，是“生命的颂歌”，它那瑰丽奇幻的生命热情，把宇宙生命化、把生命人格化，最后把人类超人化了。于是，全能的、至上的“神”，就出现在原始精神世界中。神，成为神话的核心。但神的本质，则是原始人生命力的外溢。

神话叙事是虚构的。但神话观念与历史观念却有惊人的致性：神话与历史都采用“追溯”的方法，来探求掩埋在时间积尘锈蚀下的“真相”。神话与历史的作者，都相信他们

描述的正是“发生过的事件”。这种信仰，使得语言的艺术比造型的艺术，更擅长表现时间的流逝感。神话的世界，是一个时空膨胀、错落周流的谲怪世界。它展现了近乎无限的空间，打乱了一切寻常的时间界限；同时，又恰到好处地把时空在“无限”中重新组合起来。

二

在神话传播过程中，语病、讹误，以及大众对圣人的修辞手法的附会，原始部落对文明中心的谣传等等，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根本的源泉却不是这些“错误”，而是另种“真理”——生存斗争的需要。正是为了抵抗生存的压力，那些限于条件而未能创造神话的氏族、部落、民族，便着手吸取异群的神话，并以损益继承的方式推动神话作跨民族的旅行。

神话流传的动力，并非纯然的审美要求或幻想娱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夺“精神的优越”。野蛮民族，往往夺取文明民族的神话为己所用，犹如夺取普通的掳获物或女奴。亚述人是如此，罗马人是如此，而中国境内也不乏这种事例：接过先进民族（“他”）的神话以增强后进民族（“我”）的自信与权力感。

说原始人创造神话仅仅为了某种“认识或解释世界”的愿望，未免过于静态了。在原始人那里，本能的冲动和不加克制、无须检验的夸张争胜，比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要强烈得多。而“认识”和“解释”，却不免是一种理性行为，因此，

神话总是潜伏着本能与理性的冲突。当理性的势力增加到一定限度时，神话的历史化、道德化、哲学化时代就来到了——神话的原初魅力（即本能力量）就完结了。所以，“认识”和“解释”成分的增长，乃是砍伐神话丛林的两把斧子。

在生存斗争的意义上，神话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是人的自信心高涨的表现。“超自然的解释”，常是基于“与自然斗争”的需要，而“与自然斗争”的企图，很大程度上又为证明自身的社会优越性而发（如“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循环论证关系）。

“与自然斗争”是其表，“与社会斗争”是其里——神话就这样被一部分人用以在精神上压倒另一部分人。而当对方不甘屈服并进而反击时，神话的发展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动力。角逐的各方都极力提高自己神话版本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以增强威慑的力量，其效果如魔鬼面具一般。对本社会内部，神话的功能犹如稳定社会航船的压舱石，它的迷醉力使人镇定，使人可以为了荒诞的目的而毫不犹豫地献身。

这样看来，说一切神话归根结蒂是为了加强“自我中心”的地位实不为过。一切神话不可能公正无私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幻想”。因为它总是那样垂青于故事的主人公，因为这正是强化讲述者本集团与神话主人公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祖先谱系的优劣之争、势力范围的划分、创造发明权的垄断、与天神的亲密关系、历史上的光荣业绩，无一不由此而得到“证明”。这无异是在进行一场原始的宣传战。其原始性（相对于现代意识形态）仅仅在于：其主人公常常不是人形的，以格外突出其超人力量。原始人需要这样的力量来对抗自己的困境，以便在民族斗争中，把神话当作武器，从精

神上压倒其他氏族。这不仅自然，而且必须。以便用批判的武器（神话）去为武器的批判（征服），开辟道路。

这种以超自然力量为先导的宣传，常常是无意识的，所以，宣传者自身也信以为真。使别人相信的最好办法，是使自己坚信不疑，“自欺欺人”，是一项既古老又不断年轻化的文明遗产。许多流传至今的神话之所以看起来秉持一种中立的超越性立场，主要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数易其主，致使原先的集团属性变得趋于模糊。

神话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也不是“为信仰而信仰”的，它只是“为生存而讲述”。所以，神话并不自命为目的，而只谨守助人解脱的天梯地位。

从表面看，神话源于生活，是创作者对生存压力所作出的灵巧反应。所以，人在神话中表现的东西是他渴望做但却做不到的东西。正如在人文时代，生活中比比皆是的东西，艺术却反而不急于去表现。

与古代中国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大一统格局相反，中国古代最终没有形成许多民族都有的那种神话体系，同样，中国古代并没有自发地出现许多民族都有的创世神话。尽管创世神话在神话系列属于晚出的，但神话系列的结构却离不开创世神话。所以，在讲述完整的神话时，往往要从创世的故事入手。

人的认识，总是先小后大、先浅后深、由近及远的。关于宇宙起源这么渺远的本体性问题，自然并非他的思维能力所能首先企及的对象。

宇宙的起源神话，大多采用了一元化的表述，以奴仆命风月的结果，往往把宇宙万物推原为某个一元的中心。这表

明，神话的接受者已形成对世界统一秩序的观念。这或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内生的，或是由更先进的文明输入的。

从内生的层面讲——较完整的神话系列的形成，也不纯然是神话本身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它必须仰仗哲学的要素（如思考宇宙的性质和起因、万象运化的道理等等）；另方面得仰仗艺术的要素（如赋予神话的情节及人物以某种美质，用以美化人的精神）。因此，我们看到，只有在哲学与艺术的发展正好契合于神话发展的社会里，神话的系统才能形成。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审美。因此，既是艺术宝库，又是智慧之渊——它成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美者见美的全民性经典。

从输入的层次讲——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神话史诗是巴比伦的《吉尔加美什》，这部长达数千行的巨作尽管业已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其结构的成熟性，因为它与早期苏美尔的英雄传说有渊源关系。

在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在西方（希腊）和东方（印度）又各自出现了几部更伟大的史诗。希腊的两大史诗公元前五世纪在雅典记录下来，篇幅比巴比伦史诗远为巨大。而印度的两大史诗在公元三世纪才得以记录，体制又在希腊史诗之上，真可谓“大器晚成”。

又过了一千年，欧洲一系的史诗在希腊以西的日耳曼、斯拉夫、拉丁诸族中继续发展，但如北欧的事例所示，受到基督教势力的抑制，而不能发育完全。但在印度以东的西藏高原上，由于和佛教思想取得了较好的协调，史诗园地开出了一朵奇葩，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于十二世纪前后，十八世纪才开始记录，据目前尚不完全的统计，已达六十余部，